

K29 021304
9 021304

信 宜 文 史



第二辑

一九八四年八月

296.54
5

省信宜县政协文史组编印



A0357455

目 录

1、看山还是家乡青	林 元(1)
2、信宜旅居马来亚华侨浅介	冯廷泉(5)
3、信宜工作团的回顾	曾旭涛(12)
4、横岗战斗的回忆	宁信绪(14)
5、信宜交通发展概况	赖德荣(17)
6、一曲农民抗暴斗争的壮歌 ——清水山农民抗击起租夺田的斗争纪实	刘经森(21)
7、“三友堂”霸地的破灭	黄昭义(25)
8、东镇的由来和变革	颜瑜周(28)
9、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信宜的垂死挣扎	李自强(31)
10、大革命时期信宜农运学运所发生的二三事	赖德荣(34)
11、陈金缸在信宜建立“大洪国”的前前后后	张元行(35)
12、陈金缸初入信宜的战斗	罗琛原(41)
13、陈璘在信宜的活动	张元行(43)
14、解放前信宜的交通工具——竹筏	赖 嵘(44)
15、史料四则	李家盛(46)
16、信宜县出土西汉铜鼓一面	(48)
张英华 陆辉华 梁有进 著文	陆梁 摄影
17、征稿启事	(49)
更正	
18、封面设计	许越峰

看山还是故乡青

林 元

编者按：

林元同志系我县镇隆西岸人。1937年曾在高州、信宜办《怒吼》杂志及《挣扎》剧社，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现负责编辑中央大型文艺理论刊物《文艺研究》。去年初夏，因公出差广东，回到阔别了四十年的信宜。对家乡巨变，感受颇深。回京后撰写此文，刊于今年《随笔》第二期上。文章笔致简朴，意蕴情深，解放前后两幅画面，对比鲜明。现予转载。

前些时候，我回过一趟老家信宜。这是广东一个偏僻山区，我离开这地方已经四十年了！

记得一九三五年我离开信宜上广州读书时，走的是经高州、阳江、开平到广州这条路。当时的公路，五步一坑，十步一洼。有些公共汽车，还是烧木炭作动力的。车破路烂，一遇雨天，泥泞坑洼，更加难行。坐一天车，乘客得下来推车多次。那种颠簸疲劳的味儿，就不用说了。那时，从信宜到广州，最快要两天，经常要三四天。现在却朝发夕至！

这是一条柏油公路，光滑平坦，象一匹长长的广东丝织特产黑胶绸。公路两边有水泥青砖整整齐齐地镶着，中间一条用白色石子铺成民族图案的分路线，象一条花边，更增加旅行者对这匹丝绸的美感，仿佛随便剪裁一段，都可以给山区姑娘做一套美丽的衣裳。真是一条丝绸之路！难怪这条公路在全国公路评比中是受表扬的。

公路上，有各种各样的车辆。首先吸引我的，是一辆辆在车尾上“担”着柴草的自行车。有的担着草柴，有的担着木柴。骑车人轻松自在地坐在车上。罗定和信宜这一带山区，向来靠这些柴草做燃料。过去有些穷人也就靠上山打柴谋生。童年时看见的一幅幅担着柴草、汗流浹背的劳动者的画面，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

广东的妇女以勤劳著称，常常用“背带”背着孩子劳动。带孩子回娘家，也是把孩子背在背上，戴着顶比雨伞还大的竹编“大眼帽”，盖着孩子的头，翻山越岭。现在出现在公路上的，是另一幅画面：一个年轻妇女，用彩色的背带背着孩子坐在自行车上，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撑着把荔枝红色的花伞，轻快地向前面不远的村镇驶去。画面和色彩正牵着我的视线，我们坐的面包旅行车已经开过她的面前。我闪见了一副荡漾着兴奋和幸福的脸孔。是的，细佬仔快要睇见外婆了。

少年时期，我没有看见过摩托车。在村子里，也只有一家地主劣绅的儿子有一辆自行车。我看到摩托车是一九三五年上广州读书后，可是，自此摩托车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便和穷凶极恶的宪兵、警察、特务连在一起。现在摩托车穿梭似地在公路上飞驰着，据司机同志说他们的主人却是勤劳致富的年青农民。

公路两旁的风景就更美了。

路边种的多是桉树、木麻黄和台湾相思树。桉树有大叶细叶两种。叶似杨柳，但比杨柳叶长大。木麻黄树，则形如翠柏，叶似针丝。这种树耐盐碱，特别喜欢在海边生长，湛江沿海种了很多；在罗定信宜这一带公路上，也长得很茂盛，有的已经合拢了。行车在覆盖着桉树的蜿蜒弯曲的柏油路上，好象旅游在风景如画的胜地之中。

树木后面，是一片青黄的稻田。稻穗还未熟透，就沉甸甸地直不起腰了。再后面，是一丛丛绿竹和一簇簇芭蕉，还有一块块深绿的鱼塘。接着是一户户人家，一座座房子，到了开平、恩平、佛山一段，则是一幢幢精致的两层小楼房。

但更吸引人的，是公路两旁后边那一条近两千里的起伏的丘陵林带。呵，那是橡胶林！是祖国的绿色宝藏！

说来笑话，我这个生长在亚热带的人，六十多年来，还是第二次看到橡胶树。第一次看见它是在橡胶之国的斯里兰卡。一九六三年，我在斯里兰卡住过一段时间。我国当时还是一个贫胶国，只好拿白花花的大米去换橡胶。全国解放后就跟斯里兰卡签订了大米换橡胶的长期协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还想在斯里兰卡禁运这些战略物资给我们呢。而橡胶树是怎样的？橡胶园是怎样的？怎样割胶、

产胶的？我却一无所知。童年时只听到从南洋回来的人说过一些胶园主欺压华侨胶工的故事。橡胶，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神秘的王国。一天早晨，我去访问斯里兰卡的一个橡胶园。这个橡胶园有二三百亩大，是资本家开办的。我们到那儿时，割胶工人已经下班回家了。但见一棵棵四五米高的挺拔树木，伸出细长的枝桠，一片片椭圆形的小叶，象图案似的三张一组地构成一张张复叶铺盖在枝桠上。哦，这就是橡胶树。树身下部象被青藤或草蛇死死缠过似的，留下一道道伤痕，新伤还残流着白色的血液，点点滴滴地流进挂在它足胫上的一个小洋铁皮盅里。在山脚下，我瞥见有三个中年人赤着棕色的上身，蹲在一间椰树叶盖的草房前用手抓饭吃（当地的风俗），据说是下班工人正在吃早餐。山顶上，有一幢白色的别墅，不但外观漂亮，里面陈设也很讲究。这是胶园管理处。管理员在这里向我们自豪地介绍了胶园的情况，然后带我们参观了产量最高的那一片胶林。看着这一片葱葱郁郁的胶树，我沉思起来，什么时候我国的海南岛——我们的祖国也有这样的胶林呢？想不到二十年后的今天，过去从没有种过胶树的家乡黄土，也长出葱茏的胶林了。

车子在一片茂密的树林前停下，一打开车门，就有一股清香扑鼻冲来。这是一股混合的香味。原来在橡胶林旁边，还有一片胡椒和一片橙子林，再远处是一片荔枝园。胡椒、橙树和荔枝树是公社承包给个人的，橡胶是国营胶场的。场址和职工宿舍就在胶园和荔枝园、橙子园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一排白色的两层楼的职工中学。门前有一片广阔的黄沙球场，几个青年工人正在练习排球。胶树已长成四、五米高，和我二十年前在斯里兰卡见到的一样。胶林在夕阳照耀下，显得葱郁而秀气，象个透明体似的。我仔细看了看地形和四围的景物，却认不出这里是什么地方。一个乡里说那片荔枝园是解放前的，我才恍然记起：这是牛墟坡！从西岸村到镇隆墟要经过一个两里多路的荒坡。每月这里有九次买卖牛的市集（家乡人叫“墟”），一到墟期，农民便从四面八方把牛赶到这里出卖或交换，墟一散，这里便剩下西南角的一小片荔枝园和满坡荒草乱坟了。小时候到镇隆墟经过这里，总是捏着把汗，感到走了好远都走

不出这个坡。想不到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片茂盛的橡胶园了。

第二天，我们乘车向高州、茂名、化州、廉江、遂溪、湛江进发，并到过吴川、电白、阳江、恩平、开平、新会等地。路上，我们都看见这种葱茏的胶林。带我走了两千里路的湛江专区农办的刘主任告诉我，过去人们说北纬十八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解放后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到在湛江地区内发现了一棵野生橡胶树，便断定既然能生长一棵，就可以繁殖一片，即指示试验、培植、推广。如今在湛江专区已经栽种了千千万万棵，连成了一条近两千里长的绿色林带。二十年前在异国时的梦想，今天不单在我的家乡变成了现实，而且比梦还要恢宏、还要壮观。

我足足有四十年没有感受、欣赏过故乡在酷暑里一阵豪雨送来的凉爽和景色了。车子冲着热浪滚滚向前。正当热浪包围着车内空调器散出的那一股可怜的冷气时，突然阴云密布，雷鸣电闪，降下了一阵豪雨。霎时雨过天青，前方天空出现了半条彩虹，一股清新凉爽的空气立刻扑进车里，柏油路被洗涤得更加光滑、洁净；稻穗更加沉甸、稠密；路旁的竹林、芭蕉叶，更加青翠；胶林，由浅绿变成深绿，林天一色。呵，东边日出西边雨，多美的一幅彩墨风景画！可是，假如你想到这幅画所包涵的经济、政治和人民生活的价值，就会感到它还不只是一般的自然美，而是自然美和社会美的混合，你的审美感受就更丰富了。

名画家张大千先生生前有云：“看山还是故乡青。”四十年后我回到家乡，不禁深有同感，便借用来作了这篇短文的题目。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信宜旅居马来亚华侨浅介

冯廷泉

信宜县旅居马来亚（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侨，在外习惯称高州人。这个概念是由于历史上的地缘关系所形成的。

信宜县从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起辖属高州。高州从明朝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起改为高州府，府治高州城，辖属：茂名、电白、信宜、化州、廉江、吴川六县（茂名县从1959年起，其治北部大部份区域改为高州市，南部一部分区域分置茂名市）。高州府属六县（现为七个县市）的旅马华侨，均称为高州人。他们在海外的社团，都由这个地缘和乡缘关系的旅马同乡组成。高州人中，实际上是信宜人占大多数。计华侨社团（高州会馆、公会、同乡会、联谊会）的创办人共有二百零一人，其中属信宜的有一百二十八人。而现任各侨团的正副会长34人，其中属信宜的有33人。

高州人旅居马来亚，最早是在郑和下西洋（1405—1406年）之后。当时去的人数极少，到清光绪、宣统年间，实业未兴，城乡劳力过剩，人民生活不景，得悉马来亚地沃物丰，有待开发，正需大批劳力；加以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前后，海关开放。当时广东沿海一带，水路交通方便，华人为谋求生计，大量南渡入马。这时期，高州府各县，尤其是信宜，为此而旅马者也大有增加。那时之往马者，多数是由“水客”包办，以“卖猪仔”的方式，从水路直航抵达，或先到印尼等地而后转迁入马。真正带资买舟旅马作异国营谋者极其个别。据现有的资料了解，只有池洞丰埆的林守真、镇隆大路街的李季廉（清朝捐班秀才、实业主、名绅）等。李氏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入马后，大举经营锡矿、汇兑和旅业。通过他在马来亚——香港——广州——广州湾（现湛江）——镇隆——

东镇沿线开设的“锦纶泰”号旅业为渠道，招引大批信宜人前往大多数的旅马者，入马之初，都是作客逆旅，所望不奢。惟求付劳力，取其微利，除求生活解决外，三年五载，稍有剩余，就买言归，以慰父母，养妻子。迨后，同乡们观察到李季廉等在马的营大有成就，受到启发，有不少人遂逐渐弃其逆旅之思，萌生乐之念，微有积蓄，便在当地谋居置产。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国民生艰困，信宜人往马者与日俱增。一九四二年，日本侵占马亚，即闭港不能通往。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信宜旅马华侨入生根，定居彼土者愈来愈多。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信宜马华侨以侨居国为乐土，视当地如故乡，招引更多在华的亲属往。现在全县侨居马来亚的华侨，据不完全统计，已有9605户，120363人。

信宜华侨之于马来亚，遍布了每个角落。侨居较集中的有雪莪州的吉隆坡、万挠、丹戎马林、适耕庄、增江和双溪毛糯；美兰州的美蓉、马口、淡边、晏斗、卢骨；柔佛州的居鑾、实里龙、冉罗宏、加坑、巴罗、木阁；霹靂州的宜力、务边、金宝、溪、太平、美罗、和丰、巴占；彭亨州的文冬劳勿、双溪兰、金扬、直凉、加叻、关丹等地；其他如檳城、玻璃市、加基武吉、吉兰丹、毛生、丁加奴与东马等地，也有侨居，但为数较少。他入马早期，大多数是取雇于资本家做割胶、采锡矿工，而且有不少是“走公司”者，常从这个园口搬到那个园口，职业无定。矿业方面，除少数为矿主、承包商、工头技工外，多数是劳工阶级，作业之余，利用矿场旷地种植蔬菜，饲养禽畜为副业，以增加收入。至于从事商业者，仅有小部份在园坵、矿场或市镇开设小店，向大城市发展或大中企业发展者甚少。其他也有些从事伐木、易板、开荒种植等苦役。在1948年紧急法令时期，很多在边缘地带种菜等的小农耕种，被侨居地当局命令集中到新村居住，以受监督。尽管如此，聚集仍离不开园坵与矿场。日本投降后，由劳工转为已从事小农、小商经济的日渐增多。而且有不少逐渐成为小康之家的小资产者。也有极少数成为中产或大资产者。信宜旅马华侨中在抗日战争前拥有大资产的有李孝式（镇隆大路街人）、甘尚武（水口

双山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后起之秀有杨锦泉（白石四方田人）、梁伙清（白石扶龙人）等。

信宜人旅马，主要是在清末以来。他们在长期的侨居生活中，与侨居地人民一起，为开发马来亚，披荆斩棘，拓荒垦殖；为争取侨居地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建设新兴的马来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既开创了自己的谋生之路，又与当地人民结成了血肉友谊。他们为了切身利益和争取在侨居地长期生存，大部份已加入侨居国国籍，成为马籍华人。有的由于对争取侨居地民族独立，发展侨居地民族经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获得侨居地人民和政府的信任和推崇而成为当地民族的支柱，国家的栋梁。其中有为当地人民抗日和争取马来亚独立立下卓越功勋，被推崇为马来亚联合邦开国元勋之一，先后荣获英皇乔治六世颁赠 C. B. E 勋位、英女皇封为 R. B. E 爵士、马来亚联合邦元首册封为该邦公爵“敦”（全国获封此衔的只四人），出任马来亚联合邦第一任财政部长的敦·李孝式爵士；有为发展马来亚民族经济作出卓越贡献，荣获马来亚联合邦苏丹殿下颁赐 P. J. K 有功勋章，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府吉隆坡第一任雪兰莪州议员的李剑桥（敦·李孝式之长子）；有出色的马来西亚人民活动者，马来西亚上议员李裕隆（敦·李孝式之第四子）。李氏父子三人，都成为侨居国的栋梁。

以信宜人为多数的高州旅马同乡，为了利于互助合作，共谋公益福利和联络乡情，谋福桑梓，焕发同乡们的爱国爱乡热情，先后在侨居地各埠，筹组起高州会馆、高州公会、高州同乡会或联谊会等华侨社团组织22个。其中最早创办是森美兰州芙蓉埠高州会馆，办于1926年。于1951年又办起以敦·李孝式爵士为会长的马来西亚高州总会，是总领全马各地的高州同乡社团组织。现将《信宜旅马侨团（高州会馆、公会、同乡会、联谊会）一览表》、《各地高属会馆所在地图表》附录于后：

信宜县旅马侨团（高州会馆、公会、同乡会、联谊会）一览表

顺 序	侨团所在地	侨团名称	创 办 时 间	创 办 人	现任会长 副 会 长
1	吉隆坡	马来西亚高州总会	1951.2.11	△李孝式 △赖均隆	△李孝式 △梁沾銓 △甘尚武
2	芙蓉	森美兰高州会馆	1926.11	△黄思爵 △廖 兴	△邓 绍 △邱立标
3	居銓	柔佛高州公会	1940年前	△罗志成 △曾启明	△吕佐鹏 △廖福会
4	关丹	彭亨高州会馆	1977.10.1	△许宗生 △叶景生	△廖金水 △谢 启
5	勿劳	劳勿高州会馆	1940.11.20	△宁金记 吴绍甫 刘 正 陆 显 △覃 建	△甯金生 △罗 海 △关日华
6	务边	务边高州会馆	1947.4.29	△张信卿 △张才业	△何 青 △张锦昌
7	马口	马口高州会馆	1957.6.16	△朱群英 △雷朝堂 △周洪盛	△李信华 △廖昌颐

信宜县旅马侨团（高州会馆、公会、同乡会、联谊会）一览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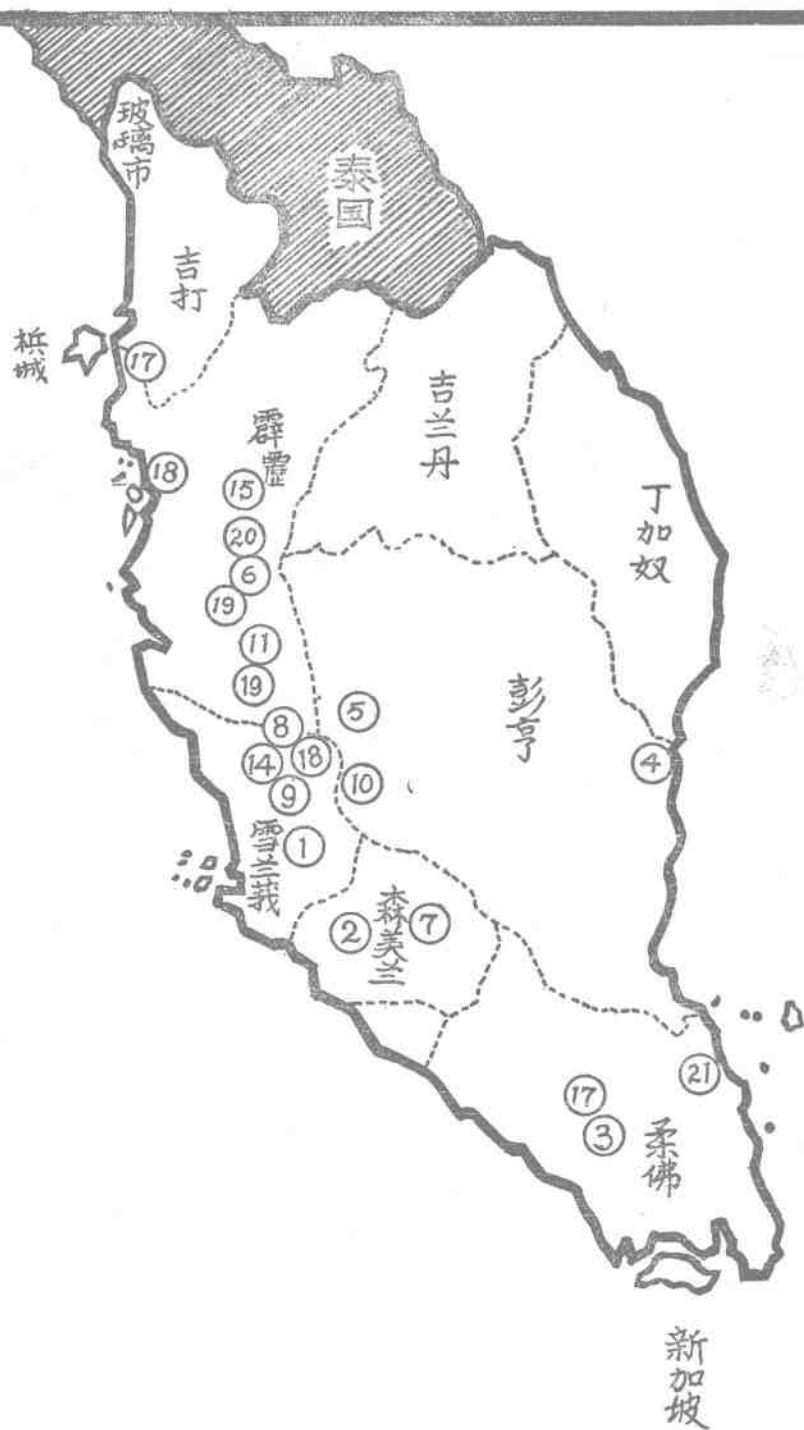
顺 序	侨团所在地	侨团名称	创 办 时 间	创 办 人	现任会长 副 会 长
8	丹绒马林	丹绒马林高州会馆	1947年	△叶俊周 △叶中兴 △何丽生 △何品三 △黄安德 △吴佐南 △张世恩 △罗成 △何易卿 △黄秀荣 △朱叔兴 △陈煥章 △黄日华 △凌三才 △何文耀 △吴耀东 △丘传南 △吕丽 △冯星初 △郭泽澧 △罗堯芳 △陈启贤	△黄昌洪 △何丽生
9	万 挠	万挠高州会馆	1948年	刘 达 △谭茂泉 △叶 才 △杜光华 △吴耀东 △叶 瑞 △欧冠群 △李彩卿	△陈颐光 △卞北水
10	文 冬	文冬高州会馆	1958.6.25	△叶 光 △吕 楚 △许 立 △邓叔文 △林 八 △杨直臣 △邱 立	△唐 芳
11	美 罗	美罗高州会馆	1947.11.12	△张 芳 △吕 楚 △许 立 △宁耀成 △宁和邦 △陈木生 曾 元 △杨昭文 △李 兴	△陈木生 △刘金华
12	居 林	居林高州会馆	1947年	△陈家成 △林朝维 △陈松源 △余辉世 △罗柏荣	△张肖英 △刘东成
13	金 宝	金宝高州会馆	1949.5	△何鼎臣 △李汉兴 △邓 金 △曹 达 黎福东 △潘盛华 △赖 区 张德华 △沈光洲 △许 林 △潘 良 刘达生 △黎巨卿 △卢 庆 潘瑞华 △陆 耀 △梁 章 △李 坤	△俞 金 △梁伙清
14	根 登	根登高州会馆	1946.12.28	△李辉南 △阮 光 △李惠斌 △罗 明 △黄文甫 △黄尉南	△黄桂荣

信宜县旅马侨团（高州会馆、公会、同乡会、联谊会）一览表

顺 序	侨团所在地	侨团名称	创 办 时 间	创 办 人	现任会长 副会长
15	和 丰	和丰高州会馆	1947.8.26	如戴兰 陈 谋 蔡 波	△黄 安 △潘进福
16	太 平	太平高州会馆	1950年冬	△陆彩南 胡永初 陈秋廷 △陆增记	
17	彼 咯	彼咯高州同乡会	1941.11.6	△罗镜堂 △雷贵华 △赖学葵 △潘明初 △李敬初 △黄志达 △黄益廷 △李成文 △江肖豪 △叶瑞祥 △刘兆丰 △梁源来 △江德甫 △赖富安 △陈荣恩 △丘茂汉 △张 配 △薛业兴 △张 生	
18	新 古 毛	新古毛高州会馆	1938.7.29	廖 厚 陈 京 △陈安佐	△陈凤章
19	宋 溪	宋溪高州同乡会	1947 年	△陈毓南 △丘肖平 黄 成 △丘国章 △叶建南 陈英华 △罗重坚	△罗达文
20	巴 占	巴占高州同乡会	19 年	△陈 贵	
21	冉 罗 宏	冉罗宏高州会馆	1952年	△廖 焜 张 福 张昆荣 △曾忠棠 陈倬均	△周伟杨
22	淡 边	桂高洧联谊会	1979年	△李 煥	△李 泽

注①表列的侨团创办人，名前有“△”的是信宜人。②表列侨团的顺序号是按《马来西亚高州总会周年纪念特刊》所排列的。
③“现任会长、副会长”栏，以第一名会长，第二名起为副会长。

各地高屬會館所在地圖表



信宜工作团的回顾

曾旭涛

香港回国服务团在南路工作的历史，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〇年五月，我作为一个战士，从开始到最后撤离，我都参加了。从最初浩浩荡荡地打着团旗进入高州，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深入各地开展建党工作，直到反共高潮逐步加剧，最后罗翼群下令逮捕并通缉全部服务团成员，解散学生军，我们才从信宜县钱排秘密离开南路。

我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从高州调到信宜工作，是根据南路特委布置的，任务是在信宜县大山区发展游击根据地，逐步建立抗日武装力量。根据党组织的布置，从服务团抽出一部分力量到信宜去，就是我们六个党员曾旭涛、林伟、林惠琼、冯冰心、梁莹、梁迪琪。又从学生军抽出一个排的力量（30人，其中有党员并单独成立支部）共同进入信宜山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工作（学生军是全副武装的）。

信宜县战地工作团（约50人）是信宜县地方组织起来的抗日群众组织，先由学生队抽出一个本地人程耀莲同志（当时是候补党员）回到信宜，安排程任副团长，负责组织建立信工团，具体控制该团，从旁给我们支持，以作呼应，并负责党内通讯联络。

我们从此离开服务团，改头换面，成了信工团的人，服装、供给都归信工团解决。

到信宜后编为第一队，我是队长，队员10名，其中服务团去的有林伟、梁迪琪、梁莹、冯冰心、林惠琼，另外选了四五个本地人，都是左倾分子，组成第一队，驻在县政府后园内。因当时信工团还在征集队员，我们先组成，等候其他队成立。这段时间，县要求我们到信宜西部地区作过一段时间人口普查。到一九四〇年一月左右，

信工团已组成，这时学生军的一个排（全副武装）由副排长陈有臣率领也到达信宜县城（镇隆），我们和陈有臣汇合，一齐行军三天，过了白鸡岭，到达了目的地钱排墟，初期两队同驻一个大祠堂，后来转驻，每天仍按以往的办法深入到大山里，访贫问苦，由于山里人几十年来与外界隔绝（国民党的官员根本不敢入山的），夜间老虎出没，很不容易取得山民的信任，他们怀疑我们是去抽兵抽税的。看看有点门路，群众开始接近我们的时候，就不断收到程耀莲同志的信息，说南路形势逆转，说服务团是共产党的队伍，已成公开攻击的对象，张炎的地位不稳，文允武同志因散发中共中央声明被捕，服务团已分批撤退了。当时我们还隐藏在山区，但已立脚不住了，最后，程耀莲同志派交通员通知我们，说你们六个香港回来的已暴露了，罗翼群已下了逮捕令，着我们立即抛弃一切能识别服务团的旧物，撤退到广州湾（现湛江）联络点，回香港去（学生军也随着回高州，缴械整编解散）。

陈有臣同志到信宜后，根据特委周楠的指示，成立信宜中心支部，因为成立县委本地人少，先成立中心支部，作为县委的过渡。

其中学生队成立一个支部，陈有臣是支部书记，又是中心支部书记。

服务团去的六名党员，加上程耀莲同志成立一个支部，曾旭涛是支书，中心支委委员。

信宜地方有几个党员，成立一个支部，支书×××，也是中心支委委员。

并指定程耀莲为中心支委的交通联络员，坐镇县城。这算是信宜县重新建立了党组织了。

在信宜工作，是最艰苦的岁月了，我们到信宜不久，就天天吃粥，越吃越稀，直到白盐送白粥，如果不是当地农民经常送给我们一点番薯、木薯、盐芋苗补充一下，真要把我们饿坏了。这使我至今还怀念钱排的穷苦农民，他们送来木薯的时候，大多是不留姓名，放在门口就走，真是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啊！

寒冬的白鸡岭，白天的上半部仍然积满雪，是白头山，我们全队人没有一张棉胎，不少同志连毛毡也没有，有的同志把毡剪开一

半，分着盖用，我们都是依靠半张旧毡，床上垫上五六寸厚的禾草，同志们挤成一团，度过寒夜，盼望天亮。

人民解放了，春天来了，让我们在新的长征中，开创美好的明天吧！

横岗战斗的回忆

宁信绪

一九四九年农历闰七月十二日(公历九月四日)凌晨，粤桂边区纵队第五支队第十五团的两个连二百多人，在团长全国明同志的率领下，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来到我们中区的游击据点——白石区扶龙乡的茶垌村。

在到达茶垌之前，指战员们，从罗镜分兵出击，收复云开据点，继又突袭勃垌驻敌，强渡锦衣河桥，一连打了几仗，到茶垌时，已是十分疲倦，脚停眼睡，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了；但全团长仍放心不下，不顾疲劳，他立即布置好警卫，在海拔上千米的茶垌与洪冠的交界处——横岗顶布置一个排哨，把守制高点，才安心休息。而茶垌的革命群众，为着十五团的战士们获得更加安全的休息，亦主动要求团长发给他们从强渡锦衣河缴获的十几支步枪，在通往洪冠玉堂的峡口处放哨，彻夜警戒着敌人会从这条大路来进攻。

我当时作为这一地区的负责人，部队到来了，便立即展开筹粮支前，解决食宿，侦察敌情，搞好通讯向导和安全保障等工作。我一面通知外围各通讯联络站黄绍昌等同志严密监视敌人的活动，一面在番稿组织一个以黄隆锦同志为队长的十二人运输队，从玉堂运粮入茶垌。这天晚上，正是鸡鸣时分，残月还挂在西边的天空，我们的运粮队完成了任务后，在返程途中，忽遇到一中队荷枪实弹的敌人，迎面而来。那时月色朦胧，但隐约可见，当在相距百步的时候，便被我运粮队先发现。在队长黄隆锦的机智指挥下，十几条扁担当作枪杆子，立即指向敌人，齐声呼叫：“边个？”

“站住！”“口令？”吓得敌人掉头就跑，以为我们队伍早有提防，便龟缩回洪冠墟去了。我们的运粮队伍看见敌人退缩后，便又继续返回番稿去。扁担吓跑全副武装的敌人，后来成了游击区群众常常谈论的笑话。

但是，敌人并不因此而罢休，他们集中优势兵力，企图偷偷地从侧背爬上横岗制高点，然后突入茶垌来袭击我们。谁知我们早有准备。在横岗顶守卫的排哨发现来敌，立即与之战斗。因敌众我寡，暂时被敌人占了哨岗。但这一战斗的枪声，立即传到我十五团部，全团长迅速挥兵赶上，打不了几个回合，又夺回了横岗制高点，并把敌人赶下山去了。这时已东方微明，全团长迅速布置好阵地，准备着敌人的再次进攻。

果然不出全团长的所料，在枪声停下不久，敌人又增兵数连，向我阵地连续几次进攻。但是，我们每次都把敌人的冲锋队伍压下去，固守阵地，屹立不动。从十二日晚下半夜一直战斗到十三日下午，我们的子弹剩下不多了，但是敌人的子弹也比我们多不了很多。我们的英勇战士为了消耗敌人的子弹，不时站立起来，高声呼叫，引敌打枪。当敌人又要进攻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则集中几支步枪，合约先后射击次序，制造轻机枪声，迷惑敌人，使敌不敢前进。到了下午四点多钟，我们的子弹更少了，全团长即下令把全部子弹集中给一个班，掩护队伍向中垌方向撤退，连全团长的那支航空曲和几十发子弹也交给便衣队长宋志良同志作最后的掩护了。时近黄昏，我们的最后一个班，又在宋志良同志的独力掩护下撤退。宋志良同志子弹打尽，光荣负伤，还掷出最后一颗手榴弹，自己才滚下山去。这时我还留在茶垌，收拾战局，看见宋志良同志从山上负伤下来，我立即搀扶他脱离战场，到扶龙陈传浩交通站处清创敷伤。这时，我们撤退的二百多人的武装队伍，已由船夫亚木二哥（陈才徽同志），分批渡过扶龙河，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安全地撤到中垌去了。我们替宋志良同志敷药包扎后，也连夜把他转移到中垌，跟上队伍去。

当宋志良同志最后撤出阵地之后，敌人才敢冲上横岗顶。但是，他们看见天色已黑，子弹耗尽，又不知道山下情况，因而不敢